

学校编号：10384

分类号_____密级_____

学 号：200201002

UDC_____

厦 门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京派文学的审美倾向

The aesthetic tendencies of Jing School literature

刘 卉

指导教师姓名：俞兆平 教授

专业名称：文艺学

论文提交时间：2005年5月

论文答辩时间：2005年6月

学位授予日期：2005年 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_____

评 阅 人：_____

2005年5月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兹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的其他个人或集体的研究成果，均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依法享有和承担由此论文而产生的权利和责任。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内 容 摘 要

当前，学界对于京派文学的研究方兴未艾；然而，对于京派文学在审美超越性上的价值尚未给予充分肯定。

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一书中，提出了一项论断：在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现代化过程中，汉语思想形成了一股堪称审美主义的思潮。京派文学的代表人物——朱光潜、沈从文、周作人、李长之、梁宗岱、穆旦等的创作与理论即是这一审美主义思潮在现代的展现，其实质上就是审美现代性的表现。

审美现代性的要义在于：第一，确立了“艺术的自律性”；第二，对历史现代性负面质素的批判；第三，文学艺术以独特美学构型形成了对历史现代性的解构力量。京派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具备了这些审美现代性的质素。

本文试从三个向度来阐述京派文学的审美倾向：

在现实生活中，京派倡导“人生艺术化”。这种主张既是一种对理想人生的追求，也内蕴着对现实社会的精神批判。他们认为中国的社会现实黑暗腐败、不可收拾，人心败坏、追名逐利，人的本真情感丧失殆尽。因此要倡导“人生艺术化”，以艺术来净化人心，恢复人的灵性，从而达到拯救自我，改造社会之目的。代表人物为朱光潜，沈从文，周作人等。

在美学理论向度上，他们主张“以艺术代替宗教”，以美育来教化人心，达到重塑民族灵魂的目的。他们把审美升华为一种没有上帝的“宗教”，尤其是朱光潜、梁宗岱、沈从文等所提出的“静穆”、“契合”、“神性”等观念更是把艺术提到了至高的神圣的位置上。

在艺术创作追求上，无论是周作人的执著于此岸生存意趣的“苦涩”散文、沈从文的构建人性“希腊小庙”的“湘西世界”，还是穆旦的探索生存本真意义的现代诗歌，都体现了他们对审美乌托邦幻境的信仰与追求，从而以此来批判、解构、抗衡那庸俗、丑恶、黑暗、污浊的现实。

[关键词]: 京派文学；审美主义；审美现代性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Jing school is in the ascendant on the current academe. While some of them have not have an affirmation on the value of aesthetic transcendency.

In *Preface to Social Theory of Modernity*, Liu xiaofeng said: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Chinese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system, Chinese literature form a thoughts of Aestheticism. Zhu guangqian, Shen congwen, Zou zuoren, Li changzhi, Liang zongdai and Mu dan, as representatives of Jing school, their products and theories can also be concluded in this thoughts. In essence, thoughts of Aestheticism represent aesthetic modernity.

The main idea of aesthetic modernity are, establishment of art self-discipline, animadverting on the counter side of historical modernity, and d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modernity. The value of Jing school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aesthetic modernity.

In this thesis, three aspects are considered for the aesthetic tendencies of Jing School literature, namely the factors of aesthetic modernity.

In true-life, Jing School advocated “artistical life”. This claim implicated not only in pursue of the ideal life, but also the mental criticism to social reality. Jing School thought that the social reality in China was demoralized by corruption, and the real feelings of people were exhausted. The main purpose of “artistical life” was to spiritualize one's mind, renew one's spiritualism, and then, survey oneself and rebuild the society. The leadings were Zhu Guangqian, Shen Congwen and Zhou Zuoren etc.

In aesthetic theory, Jing School advocated using art to substitute religion, civilizing people through aesthetics, and arriving to rebuild the soul of the people. They regarded esthetic as a religion with no god. Especially, the art had been considered as the supreme and sacred place by the views of “solemnness and quiet”, “agreement” and “godship” which were proposed by Zhu Guangqian,, Lian Zongdai and ShenCongwen etc.

In pursue of artistic creation, Zhou Zuoren's “pain” essays clinging to interest in temporal existence, Shen Congwen's “world of western Xiang” constructing the “humanism” Greek temple, and Mu Dan's modern poems exploring the nature value of the being, all reflect their pursuit and belief for Utopian world for aesthetics, criticizing, deconstructing and fighting the philistinism and ugly realities.

Key words: Jing school literature; aesthetics; aesthetic modernity

绪论.....	1
第一章 现实的提升 人生的艺术化.....	5
第一节 “现在谈美，因为时机太紧迫了”.....	5
第二节 “距离”和“文学者”的审美态度.....	10
第三节 “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有充足理由” ... 1	5
第二章 理论的向度 艺术代宗教.....	22
第一节 要建设美育，先要建设美学.....	23
第二节 维护艺术的独立性.....	27
第三节 “没有道德目的却有道德影响”.....	31
第四节 宗教般的超越境界——契合 静穆 神性.....	35
第三章 创作的追求——设立审美乌托邦.....	41
第一节 周作人：追求此岸生存的意趣化.....	42
第二节 沈从文：追索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47
第三节 穆旦：扣问存在的本真意义.....	53
结语.....	60
参考文献.....	62

Catalogue

Preface	1
Chapter One :Sublime the reality—— “Artistical the Life”	5
Section One : “Now talking about beauty for 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very urgent”	5
Section Two :”Distance” and aesthetic attitude of “Inditer”	10
Section Three: “Only as an aesthetic phenomena,the life and the world make sense”	15
Chapter Two:On academic aspect ——“Art substitute for Religion”	22
Section One: “Construct aesthetics before aesthetic education”	23
Section Two :Stick up for the self-discipline of the art.....	27
Section Three :“Not having moral intention but having moral influence	31
Section Four: Religious transcendence compass —— “ Solemnness and Quiet ” “Agreement ” and “ Godship ”	35
Chapter Three :On literary creation——Construct aesthetic utopian world	41
Section One: Zhou Zuoren: pursue the interest of temporal existence.....	42
Section Two :Shen Congwen :Seek after a graceful,healthy and humane life style.....	47
Section Three:Mu Dan: Speculate on the nature value of the being.....	53
Epilogue	60
Bibliography	62

绪 论

由于中国现代历史的特殊性，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体系和意识形态纠缠得过于紧密；从而，多从政治功用出发对文学作品和文学流派作出价值判断。这种美学的“庸俗唯物论”，是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框架中推演而出的，其大体表现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批评家马尔库塞所揭示的那样：“2，在艺术作品与社会的阶级之间，也有一种定形的联系。只有上升阶级的艺术才是唯一真诚的、真实的、进步的艺术。它表达着这个阶级的意识。3，所以，政治和审美，革命的内容和艺术的性质，趋于一致。4，作家的责任，就是去揭示和表现上升阶级的利益和需求（而在资本主义，上升阶级就是无产阶级）。5，没落的阶级或它的代表，只能创造出‘腐朽的’艺术。6，现实主义（以多种不同含义）被看作是最适应于表现社会关系的艺术形式，因而是‘正确的’艺术形式。”[01]（P207-208）由此预设的前提出发，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出现独尊现实主义，排斥现代主义，扭曲浪漫主义的偏颇；一些文学流派，文学现象，一些作家成为“缺席的在场”或“妖魔化”的存在，对于京派的文学判断即是如此。直至上世纪80年代，对京派文学的研究才慢慢浮出历史地表。对于京派文学的评判，关涉到京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问题，从中还可以看出我们时代文学史观的变迁。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当今对于京派文学的评价焦点仍然胶着在它和现实的关系问题上，即京派究竟是超越现实的，还是介入现实的？学界的观点大致有两种。一种认为京派是超越现实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京派和现实政治的疏离（如和左翼文坛的论战）；周作人的“从叛徒到隐士”；以及鲁迅针对朱光潜赞扬陶渊明静穆的人生境界时，所作的语带讥讽的批评：陶潜并非整日飘飘然，他还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金刚怒目的一面。鲁

迅之语似乎暗含着一种认识，即京派于现实是逃避的，甚至是漠不关心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京派有介入现实的一面，如京派在三十年代反对海派和小品文运动，京派的创作有乡土文学的倾向等，但整体上还是超越现实的。前一种观点仍然没有脱离传统文学史观，从文学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文学现象，后一种观点用京派介入现实的史实为京派文学进行辩解，但对于京派文学在审美超越上的价值仍然没有给与充分的肯定。

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之“审美主义现代性”一节中有一论断：在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现代化过程中，汉语思想形成了一股堪称审美主义的思潮。它的发展自本世纪初，直贯当代，其宣称是：回归内在性、维护一切生存意趣的此岸性、日常生活的艺术化（诗意化）、以艺术代替宗教、对生存持无差异的游戏式态度等，凡此皆堪称华夏智慧的传统。[02](P309)继而他又举出王国维，蔡元培，梁漱溟，宗白华，李泽厚等的有关理论来论析自己的观点。实际上，京派文学的代表——朱光潜、沈从文、周作人、李长之、梁宗岱、穆旦等的创作与理论也可以汇入这一审美主义的思潮中。这种审美主义的思潮实质上就是审美现代性的表现。

审美现代性的要义在于：第一，确立了“艺术的自律性”。其始点为康德《判断力批判》中“鉴赏判断的四个契机”中的一个契机——审美判断不涉及利害关系。这就把传统的文学艺术观念从西方的神学附庸、东方的“文以载道”中解放出来，从功利性的“工具”地位上超然脱身，获得了它者无法取代的自我特质，构成了与逻辑学、伦理学比肩并立的独立的美学学科；第二，对历史现代性负面质素的反思和批判。审美现代性和历史现代性构成了现代性的同体逆向张力。历史现代性对理性精神、科学技术、工业革命，及其所创造的物质的丰裕、社会的进步持乐观、肯定的态度。但对这一进程所同时引发的物欲私利的膨胀、工具理性的隘化、道德伦理的沦丧、人的神性、诗性的失落等负向质素，它却未能有着清醒与警觉，对于这些异化现象

的揭示与批判，成了审美现代性的任务。在这一向度上，审美现代性便呈现为对历史现代性的反思，即具有“反现代性”的特质。审美现代性产生于宗教解魅化之后，它敏锐地感觉到世界始基的缺失和意义本源的匮乏所带来的危机感。其私己的、想像性的内在时间意识使它拒不认同算计的、冷冰冰的工具理性的客观性和合法性地位，它必须要为此岸世界寻找新的立法根基——感性、艺术和审美；第三，文学艺术以独特美学构型形成了对庸俗现代性的解构力量。在现代性的范畴中，审美现代性多表现为对庸俗、异化世界的刻意的疏离，对俗世的时间进步观念的质疑。它更重要的任务是从现实中超然而出，和现实拉开距离。它以一种强大的力量运载着人们超越平庸、凡俗、有限，向着永恒、神圣、无限的美的终极趋近，在人类自己的生命家园里聚合。[30]

以往的文学史注重的是文学的现实社会作用，忽略文学的审美超越作用。文学的审美作用是其最高的价值。它的内涵比较广泛，包括审美批判功能、审美关怀功能、审美教育功能。审美批判也是一种精神批判，“它以自由的意识来对现实总体进行批判，深入到生存层次，达到了哲学的高度。……它促使我们反思整个社会人生，寻找真正的人生意义。”[03](P85)高层次的文学通过审美理想的创造，建立一个审美乌托邦，使人们在审美体验中扣问生存意义，消除现实生活的冷漠、庸俗、无意义，使人们得到温暖、诗意和希望，获得终极关怀。文学通过审美体验，使人的现实个性升华为全面的审美个性，使人性得到完善和提高。文学的审美超越作用是文学现代性的最重要的体现。

京派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的这种审美主义，即它具备了审美现代性的一些质素。以往的论者往往没有论及，或者论及而语焉不详。本文的写作即从京派的审美超越性出发，试从三个向度分而述之：在现实生活中，京派文人倡导一种艺术化的人生，希冀通过艺术改造人生，即从精神批判的角

度介入现实；在美学理论向度上，京派作家主张“以艺术代宗教”，高扬“神性”、“静穆”，渴望以此来培育人性，重造现实；在艺术创作追求中，设立审美乌托邦世界，以此和现实世界的庸俗、丑恶、污浊相抗衡。文学艺术在京派作家的心目中，不仅是批判现实的立足点，而且是对现实的一种解构力量，更重要的是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的意义，是一个理想的彼岸世界，是作为与污浊、丑恶现实的对立面而存在的。

第一章 现实的提升——人生的艺术化

“人生艺术化”的主张是京派文人的共识。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把焦点集中到京派理论的旗手朱光潜和创作的重镇沈从文身上，兼及其他人的观点。“人生艺术化”的主张既是一种理想人生的追求，也内蕴着对社会现实的精神批判。但他们的批判不同于左翼之着眼于制度、物质层面，而是着眼于文化、人性层面。他们的思路是：中国的社会现实黑暗腐败、不可收拾。中国的现实人生是“散文化”的庸俗人生，人心败坏；在追名逐利中，人的本真情感丧失殆尽，失落了精神的归属。因此，要倡导一种诗化的人生，净化人心，力求恢复人的灵性，从而达到拯救自我、改造社会之目的。他们提出达致人生艺术化的方式，是必须刻意和实际的庸俗人生保持“距离”，对名利持一种超然的态度；是使文学纯化、雅化，抵制、批判一切有悖于优美人生的形式和现象。由此，艺术自然成了他们的保护神和避难所。朱光潜把世界划分为审美世界和实用世界、他受尼采思想影响，推崇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由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推演出两种人生：演戏的人生与看戏的人生，以及讲究情趣、趣味等，均是为生存找寻现实的依托，在对现实人生的批判中，回归“本己”。

第一节 “现在谈美，因为时机太紧迫了”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风雨如磐。日本先是占领东三省，继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内大革命的失败使得许多人彷徨无措，国民党又发动内战以剿灭共产党。中国该何去何从，中国的发展方向成为人们

争论的焦点。尽管如此，当时还是出现了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繁荣的大都市北平、上海、广州。在文艺领域，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三十年代的文学出现了多元发展的局面：中长篇小说的创作走向了繁荣和成熟，出现了象征主义诗歌和新感觉派等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左翼文学应运而生，还有以“新月派”、“京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作家群，国民党所倡导的党治文学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与左翼文学和国民党右翼文艺相比较，京派的主张可谓不合时宜。京派文学理论的旗手朱光潜也感受到这一点，但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期来“谈美”？要走这样一条似乎是于世无补的道路呢？

在《谈美》一书的“开场话”中，朱光潜说：“谈美，这话太突如其来了！在这个危急存亡的年头，我还有心肝来谈风月么？是的，我现在谈美，正因为时机实在是太紧迫了。……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我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食暖衣、高官厚禄等等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企求。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04](P5-6)}可见，朱光潜之所以要在这一动乱的时代来“谈美”，是有自我清醒的意识的。他婉转地表达了自己不敢苟同流行的改造中国社会的看法。他认为，社会腐败的原因不完全是制度，而是人心；要改造社会，首要的就是改造人心，要从怡养性情做起；而要净化人心，必先要美化人生。他的思路很明确，就是美化人生——净化人心——社会改造。

美化人生，就是倡导一种艺术化的，情趣化的人生。在《谈美》的最后一篇文章里，朱光潜说：“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因为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反之，离开艺术便无所谓人生”^{[04](P90)}，“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04](P91)}在他的心目中，艺术与人生首尾相衔，互渗交融，其对于人生艺术化的呼吁和提倡不可谓不恳切。人生艺术化是他生存与学术研究的宗旨。这体现在他对

陶渊明的评价上。陶渊明身处乱世，与朱光潜所处的时代相似，这就使朱光潜对其学术评价多了一层理解和同情。他说陶渊明“是一个富于热情的人，甘淡泊则有之，甘寂寞则未必”^{[05](P289)}，“要借酒压住心头极端的苦闷，忘去世间种种不称心的事”，于是，“酒对于他仿佛是一种武器，他拿在手里和命运挑战。”^{[05](P295)}并认为陶的这种好酒，其实是和李白、阮籍一样的，“在近代人看来是‘逃避’”，但“逃避者自有苦心，让我们庆贺无须饮酒的人的幸福，同时也同情于‘君当怨醉人’那一个沉痛的呼声。”^{[05](P295)}充满了惺惺惜惺惺的意味，可谓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解说陶渊明又何尝说的不是他自己，只是“酒”在他身上转演为“文学”而已。他以沉迷于文学来求得解脱，以艺术化的态度来处置现实人生，以审美超越来对抗丑恶的现实。

对于朱光潜这一审美生存宗旨，京派的鼻祖周作人在二十年代已提出类似的想法：“总之，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它隔离人生，又不必使它服侍人生，只任他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了。‘为艺术’派以个人为艺术的工匠，‘为人生’派以艺术为人生的仆役，现在却以个人为个人，表现情思而成艺术，即为其生活之一部，初不为福利他人而作，而他人接触这艺术，得到一种共鸣与感兴，使其精神生活充实而丰富，又即以为实生活的根本。这是人生的艺术的要点，有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06](P38)}周指出艺术和人生是密不可分的，乃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也就是说，艺术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表面上不求为人生，却能从根本上感化人心，达到改造人生的目的。

京派的这种“人生艺术化”的主张，不仅针对现实政治，还针对现代文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自从人类跨入文明社会以后，文明这把双刃剑，一方面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富足和方便，另一方面，文明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外在于人的，统治人、压制人、扼杀人的力量。对此许多哲人都指出：一部文明史，就是人的理性与感性，人性与本能，社会道德整体与人的欲求个体之间

冲突的历史。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这种冲突就愈演愈烈。马克思说：“劳动为富人生产了珍品，却为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却为劳动者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却使劳动者成为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同时却把一部分劳动者抛回到野蛮的劳动，而使另一部分劳动者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却给劳动者生产了愚钝、痴呆。”^{[07](P54)}劳动所创造的一切文明却使得人完全异化了，丧失了本真的自我，失去了美的感觉，“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无动于衷；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07](P87)}不仅如此，现代文明还带来了人的机械化，情感的无处安顿，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世界的无意义和阴冷。这一切都在审美现代性的批判之列。

沈从文对美的追求的一个最主要的缘起是他对现代文明的深恶痛绝。这也使得他的批判迥异于左翼之着眼于制度与经济层面，从而更具有现代性。沈从文强烈批判都市文明所养成的一种“阉寺人格”——自私、市侩、腐败、小气，完全没有了生命的活力。称自己在这种社会里，“生命俨然淘剩下一个空壳。正如一个荒凉的原野，一切在社会上具有商业价值的知识种子，或道德意义的观念种子，都不能生根发芽。个人的努力或他人的关心，都无结果……生命已被‘时间’、‘人事’剥蚀快尽了。……生存俨然只是烦琐继续烦琐，什么都无意义。”^{[08](P275)}感性被遮蔽，灵性已丧失，人的生存毫无意义。“人都俨然为一切名分而生存，为一切名词的迎拒取舍而生存。禁律益多，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许多所谓场面上人，事实上说来，不过如花园中的盆景，被人事强制曲折成为各种小巧而丑恶的形式罢了。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一不表示对于‘自然’之违反，见出社会的拙象和人的愚心。”^{[08](P268)}尤其到了四十年代，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随着工业文明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日渐渗透，人心更加堕落。“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

利的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09](P2)}众所周知，“乡下”本来是沈从文精神的归宿，然而在此也成为了批判的对象，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这个“乡下”已非昔日之“乡下”，而是被现代文明所污染、所同化的“乡下”，已经面目全非了。正直朴素人情美的失落，正是现代文明入侵的结果。

面对现实生活的异化，沈从文的态度是“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而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10](P266)}，拒绝把那个社会价值掺加进去，估定他的爱憎“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11](P179)}很显然，他讨厌所谓的“标准”，讨厌社会上那些所谓的礼仪、文明、教养对自然人性的扭曲和束缚。这和卢梭的批判何其相似：“野蛮人过着他自己的生活，而社会的人则终日惶惶，只知道生活在他人的意见中，也可以说，他们对自己生存意义的看法都是从别人的判断中得来的。”^{[12](P147-148)}沈从文有他自己作人、辨人的标准，这个标准和普通的社会标准格格不入。这个标准是他所念念不忘的“乡下人”的标准；这个“乡下人”走到哪儿都带了一杆称，这杆称的标准就是自然的人性、自然的生活。具体说来，他所向往的生活是艺术化的、诗意化的、纯朴洁净的生活。“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11](P179)}“我除了存心走我一条从幻想中达到人与美与爱的接触的路，能使我到这个世界上有气力寂寞的活下来，真没有别的什么可做了。已觉得实在生活中间感到人与人精神相通的无望……只从自己头脑中建筑一种世界，委托文字来保留，期待那另一时代的心与心的沟通。”^[13]在现实世界里，他孤独寂寞，痛感人与人沟通、了解的困难，艺术就成了他的去路。艺术不仅被用来安慰他生命的畏、寒，还被希冀垂诸后世、被人认同。他这样描绘自己面对美时的感受：“如中毒，如受电，当之者必暗哑萎悴，动弹不得，失其所信所守。”^{[08](P277)}美带给他的是震惊、折服、膜拜、哑口无言，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门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库